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

左編

后類

宋李后 妬悍

光宗李后安陽人慶陽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河北
聞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
曰此女當母天下因言于高宗聘爲恭王妃乾道元
年生嘉王七年恭王立爲太子后性妬悍嘗訴太子
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解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
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

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卽位冊爲
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
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
于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伺宮車過卽投藥萬一有
不虞其柰宗社何后覘藥寔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
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體所聘嘉王
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
帝謂壽王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官中
浣手睹宮人手白恍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
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齊宮

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于后矣后益驕奢封三代爲王家廟逾制衛兵多于太廟后歸謁家廟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中興以來未有也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伺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

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
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
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
此何禮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
怒遂傳旨罷還宮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
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
仁慶元六年崩年五十四諡慈懿

陳張貴妃 亡國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父兄以織席爲業後
主爲太子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

之給使。後主見而愧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卽位，拜爲貴妃。時後主怠於政事，日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_畫，置張貴妃于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聞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官之家，不遵法度，有經干理者，但求恩于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六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隋軍寇臺城，貴妃與後主得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于青溪中。

楊貴妃

唐玄宗楊貴妃蒲州人與五王共誅諸武玄琰之女
選爲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
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克掖庭遂召內禁中異之
卽爲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常
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智筭警穎
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
后等每命婦入班玉真公主等皆讓不敢就位臺省
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敕四方獻餉結納門若
市他日妃以譴還錡第比中仄帝尚不御食笞怒左

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卽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結溫溫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爲鐵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縑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悅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策賜兩家鉅萬國忠旣還領劔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

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
劒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非狼藉于道。香聞數十
里。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
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爾。十載正
月望夜。妃家與廣寧公主僮騎爭闌門。鞭挺謹競。主
墮馬。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尉馬都尉。
程昌裔官國忠之輔政。其子咄尚萬春。公主暄尚延
和郡主弟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爲玄琰立家廟。帝自
書其碑。銘秦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
素與國忠亂。頗爲人知。不耻也。每入謁。泣驅道中。從

監侍姆百餘騎炬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爲雄狐諸王子孫凡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諧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兄弟而祿山毋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

後唐劉后

後唐莊宗劉后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
龍嘗過鎮州王鐸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
百當遣龍揭片石常山之入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
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
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
崇韜不拜也是時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
令皇后稱敕命兩宮使者旁午于道許州節度使溫
韜俊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
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
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官中問

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
宴居官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
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
姬肩輿已出官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客星
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
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
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
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諭于延英后于屏間耳屬之因
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至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官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命
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克之后。以左右讒言封殺。
崇韜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中
負而譴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
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
所失大半。至罍子谷。道路狹隘。莊宗見從官執兵仗
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
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
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歌。索袍帶以賜之。容歌
對曰。盡矣。軍士叱容歌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

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歌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于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殮醑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從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于馬上以囊盛金器寶欲往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從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火

趙倡后 廢立

趙倡后者邯鄲之倡也既嫁而嫠悼襄王聞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

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爲太子。倡后旣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旣嬖，幸于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誘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遷迷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六年，秦將虜代王嘉，趙遂滅而郡。

漢王后

漢景王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也、母藏兒、故燕王藏荼孫也、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譖栗姬短、景帝常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

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與曩者所夢日符計之有所定
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
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爲皇后帝
怒曰是乃所當言耶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
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后男爲
太子封后兄信爲蓋侯初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
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后立九年
景帝崩武帝卽位爲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
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
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于文辭蚡至丞相追

尊王仲爲共侯。初太后徵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嬖人韓嫣白之。帝曰何爲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泣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漢傳后

漢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昭儀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才藝尤愛于上元帝旣重傳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于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解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

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長久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立爲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秦恭王後，詔傳太后與太子毋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

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于是令傅太后得至天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得至、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成帝崩、哀帝卽位、高昌侯董弘希指上書言、宜以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弘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乃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王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太后旣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咒咀罪、令自殺、中山王箕子幼

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咒咀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健仔當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傳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常罷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傳健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

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曰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侯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元壽元年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葬奏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可奏公卿任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遺子弟及諸王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工母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隋獨孤后

附陳夫人

隋文獻獨孤后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信之女也信見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堅受禪立爲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自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苟奏司曰周禮百官之妻命于正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與諸

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體于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帝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政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潁楊素等追及叩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潁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良久夜方還宮后候于閣內及帝至流涕拜謝潁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潁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潁謂已爲一婦人囚以銜恨又

以嬪夫人歿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帝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又勸帝斥之時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調帝黜高嬪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晉賈后

淫縱

晉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父克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勗荀勗竝稱克女之賢乃定婚泰始八年再拜太子妃

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于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珣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宗正卿繇分掌朝政。繇宣帝懿孫，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汝南王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

奪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璿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顧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影内外初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宣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

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人深憶吾言午后妹也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官婢微服于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

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妻、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官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後魏胡后

後魏胡后臨涇人、初宣武時、高后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中廢子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于崔光、光使置貴嬪于別

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淳德四人久之以高太后爲
尼徙居金墉城瑤光佛寺非大節慶不得入宮尊胡
貴嬪爲太后居崇訓宮時天文有變胡太后欲以高
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魏主太后數幸宗戚勲
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
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
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上官皇后
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
群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祈請遂
多將成葬式願陛下簡息游幸則率土屬賴蒼生仰

悅矣十七年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奸謀善揣人意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爲人求官無不效者魏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禮敬士人時望甚重領軍又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汰又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爲郎人資垂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懌薦爲通直郎浮薄無行又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懌坐禁止案驗無反狀得懌維

當反坐。又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爲昌平郡守，又恐憚終爲已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云：『憚貨定使毒魏主。』若已得爲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太后在嘉福殿，又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憚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又厲聲不聽。憚入，憚曰：「汝欲反邪？」又曰：「又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憚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憚大逆，衆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

夜中殺懌，于是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懌自執管籥，帝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義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元義等，曰：「昔趙高柄秦，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專魏，使四方雲擾，開逆之端，起於宋維，成禍之末，良由劉騰宜梟首灣宮，斬骸沉族，以明其罪。太后令發劉騰之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以子熙爲中書舍人，義之解領軍也。」

後漢梁后 專制

漢順烈梁后、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少善女工、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嘗以烈女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商深異之、與姑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毛通見之、驚再拜賀曰、比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于帝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議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謫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官、以乘氏侯商先帝外

感春秋之義娶先大國梁小貴人宜配天祚正位坤
極帝從之立貴人爲后后旣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
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專心每日月見譴輒降服求愆
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爲冲帝尊后爲皇
太后太后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
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
賦歛煩數官民困極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
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見
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
見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

說疑

誤太后

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

多封所寵以

仁宗李宸妃所生后子之同朝聽政後諡章獻妃薨

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

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

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

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

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官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一

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勲曰宸妃

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寔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

崇勲懼如其言、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
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
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諡莊懿、幸
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
哉、遇劉氏加厚、陪塋永定陵、廟曰奉慈、又卽景靈宮
建神御殿、曰廣孝、慶曆中、改諡章懿

附李宸妃

漢許后

漢孝宣許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
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宥有詔募下蚕室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廷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王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廷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王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

女事于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歿，其母將行十相，當大賁，毋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胄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爲介，遂與胄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倖，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欲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譖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倖，爲皇后。旣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

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嫉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廷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卽得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令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

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
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
見顯相勞問亦不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
藥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
語光固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不
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立三年而崩謚恭哀

晉羊后

賈后廢孫芳立爲后又屢廢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
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
固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

之聖王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
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寔
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
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矐甚愛寵
之

唐郭后

唐宗郭后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帝崩中人有爲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
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
立號太皇太后實曆舍卒后召江王嗣帝位是爲文

宗文帝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果鮮殄。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并擇五方小兒。得出入禁中。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汴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久后暴崩。有司上尊謚。葬景陵外園。

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
令宰相白敏中議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
帝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議論敏中亦怒周墀
又責謂皞終日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
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後主祔於廟
按唐自肅宗張后之後未嘗有正位長秋者史所載
皇后皆追贈其太后則皆所生子爲帝而奉上尊號
者也憲宗以郭汾陽孫女爲妃旣爲令族又有淑德
可以正位矣乃以其宗強恐旣立之後後宮不得進
遂終身爲妃自後人主皆不立后然文宗崩旣有太

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崩既有皇子諸宦
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崩遺命立薨王王宗實等廢
之而立懿宗雖當時中人專權今古所無然亦因椒
房虛位宮闈無主所謂皇子者皆無寵無威之人故
上宮彌留之際宰輔既隔在外庭中人遂得以肆行
無忌顯違詔旨私立所厚而莫由禁止也

宋孟后

哲宗昭慈聖獻孟皇后洛州人眉州防禦使馬軍都
虞侯贈太尉元之孫女也初哲宗既長宜仁高太后
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入宮宣仁及欽聖

向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元祐七年諭宰執孟氏子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畧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至是命尚書左僕射呂大防攝太尉克奉迎使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攝司徒副之尚書左丞蘇頌攝太尉克發策使僉書樞密院事王巖叟攝司徒副之尚書右丞蘇轍攝太尉克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太宗正事宗景攝宗正卿副之皇伯祖判太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攝太尉克納成使翰林學士范百祿攝宗正卿副之吏部尚書王存攝太尉克納吉使權戶部尚書劉

齊世攝宗正卿副之翰林學士梁燾攝太尉克納承
問名使御史中丞鄭雍攝宗正卿副之帝親御文德
殿冊爲皇后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
進后父閭門祇候在爲崇儀使榮州刺史母王氏華
原郡君久之劉婕妤有寵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
事就坐諸嬪御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
呵之不顧閣中皆忿冬至日會朝欽聖太后於隆祐
官后御坐朱髥金飾宮中之制惟后得之婕妤在他
坐有愠色從者爲易坐製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
日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各復其所或已撒婕

好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爲大家早生子。」此坐正當爲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禁掖。公主藥弗効，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官中禁嚴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卽燕符于帝前，官禁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爲誣，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管當御藥院蘇珪卽皇城司鞠之。捕逮宦者官妾幾三十人，拷掠備至，肢體致折。

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及已。乃以奉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真。初章惇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惇又陰附劉賢妃。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敦逸奏言。中官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后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后也。且言嘗覆錄獄事。恐得罪天下。後世帝曰。敦逸不可更在言路。曾布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

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錄問官何以取
信中外乃止帝久亦悔之曰章惇悞我元符末欽聖
太后將復后位適有布衣上書以后爲言者卽命以
官於是詔后還內號元祐皇后時劉號元符皇后故
也崇寧初郝隨諷蔡京再廢后昌州判官馮澥上書
言后不得復臺臣錢遹石豫左膚等連章論韓忠彥
等信一布衣狂言復已廢之后以掠虛美望斷以大
義蔡京與執政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其說
宗從之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加賜希範號
通知和妙靜仙師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又

火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金人圖汴欽宗與近臣議再復后尊爲元祐太后詔未下而京城陷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僭位尊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胡舜陟馬伸又言政事當取后旨邦昌乃復上尊號元祐皇后迎入禁中垂簾聽政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于道尋降手書播告天下王至南京后遣宗室士儼及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迎王卽皇帝位改元后以是日撤簾

尊后爲元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名請易以所居宮名遂稱隆祐太后上將幸楊州命仲荀衛太后先行駐楊州州治會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遂詔忠厚奉太后幸杭州以苗傅爲扈從統制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又請立皇太子后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事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傅等言必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泣請太后力拒之帝聞事急詔禪位元子太后垂簾聽政朱勝

帝

非請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引傳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傳等。曲加慰撫。傳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傳軍中。勝非以計脫之。太后召見。勉令世忠速來。以清嚴陞梁氏。馳入世忠軍。諭太后意。世忠等遂引兵至。逆黨懼。宋勝非等誘以復辟。命王世脩具狀進呈。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卽欲撤簾。帝令勝非請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聞張浚忠義欲一見之。帝爲召浚至禁中。承議郎馮檣嘗貽書苗傅勸復辟。上未之知。太后白賈事。檣得遷秩。帝幸建寧。命僉

書樞密院事鄭穀衛太后繼發比至帝率羣臣迎于郊會防秋迫命劉寧止制置江浙衛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仍命滕康劉鈺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獻吏部差注舉辟功賞之類皆隸焉復命四箱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衛從帝慮敵人來侵密諭康珏緩急取太后旨便宜以行過落星寺舟覆官人溺歿者十數惟太后舟無虞既至洪州議者言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卽到洪州帝憂之命劉光世屯江州光世不爲備金人遂自太治縣徑趣洪州康班奉太后行次吉州金人追

急太后乘舟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揚惟
忠兵潰失官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兵衛不滿百遂
往虔州太后及潘妃以農夫肩輿而行帝慮太后徑
入閩廣遣使歷詢后所在及知在虔州遂命中書舍
人李正民來朝謁時虔州府庫皆空衛軍所給惟得
少錢市買不售輿百姓交關縱火肆掠土豪陳新率
衆圍城康珏惟忠弗能禁惟忠步將胡友自外引兵
破新于城上新乃去帝聞罷康珏命盧益李回代之
諭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
出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愜朕朝夕

募念之意。遂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帶御器械潘永思迎歸太后至越。帝新迎于行宮門外。遍問所過守臣治狀。入宮禁中。嘗微苦風眩。有官入自言善符咒疾良已。太后驚曰。吾豈欲復聞此語邪。立命出之。太后生辰。置酒官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也。帝聞之。悚然後迺更修神宗祐宗實錄。始得其一。而奸臣情狀益著。帝事太后極孝。雖帷帳皆親視。得時果。必先獻太后。然後敢嘗。宣敎郎范燾與忠

厚有憾。誣與太后密養欽宗子。帝曰。朕于太后如母子。安得有此。卽治其罪。紹興五年春。患風疾。帝旦暮不離左右衣。弗解帶者連夕。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一

左編

后類

太后

傳位元義
皆附會后
言耳后賢
宜不作此
語

宋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真宗崩王曾奉遺詔入殿廬示丁謂等曰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劉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

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尚方器勿使人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潛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贖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歛。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

遺詔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趣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勲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外殿垂簾宰臣自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梃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神宗事曹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侂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侂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八
卷一百四十一
三
焉。

哲宗時高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歿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令勿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太

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之家、太后弘吉刺氏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于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

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卽命盡
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
以累我也。

后妃

周襄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
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
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
也。由大任。杞繪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
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
伯姑。鄆由叔姪。邾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

李姬廬由荆嬌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歿之

原已事能
人能用
可刻於我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媼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

鄉獻歎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季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

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奪官。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成帝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姊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

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成帝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布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于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于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

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寢盛于前。班婕妤
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
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厥生有命。富貴在
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
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
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
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

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許后曰。皇帝問皇后所言
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收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襄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于夷狄，無有求于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于尚書
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自者西方之氣，其于春
當廢。今正于皇極之月，興廢氣于後宮，視后妾無能
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
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
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
逆理數郡水出涑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
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
漂陵邑，朔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
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烏焚其巢，太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族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曰太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撓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于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于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

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
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
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
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
秋來白之吏拘于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
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于皇后所以扶助德
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
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
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
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

者何司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
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足莫聽。大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
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
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群
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推誠永寃。爰何不
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議。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
惟母忽。

成帝欲立趙婕妤行爲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爲列

侯劉輔上書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宦豎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李郃曰、今謂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王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郃卽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由此以安、

曹劉內王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
茂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謁由斯、
外入穠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雎、
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晚珥之猷、
替矣、晉承其末、宣皇創基、穆后一善、勸侔于十亂、洎
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
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
晉后
妃傳

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文帝每臨
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文帝

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侯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
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常
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
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憖周
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陳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
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

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送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君

臣酬歌自夕達旦文武習禮以至覆滅

唐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壺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以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撰甲出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旣震驚吾何心自安因是疾遂甚太子言于

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
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
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
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
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
歸第后言于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
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欲使
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
灰害人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

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于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官司并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今不敢曲從陛下。上進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主。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嫛母輔佐黃帝姐已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瀆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荆生于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瀆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與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

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勲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中宗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勅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

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于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明皇寵楊貴妃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憚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侍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

後官莫得進矣。

劉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後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宋劉皇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卽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官。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

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旣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及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官闕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封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仁宗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郭后忿。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閤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

崇華肅、分道爭行、衆目共觀、與后爲並、臣乞今後貴品嬪御等、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輒自矜越、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爲宮師、以佐內則、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爲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千五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三二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按簿可知、臣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遊幸之所、宜令檢勘、合用人量留外、並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而

請給之數見在者宜節減其半

孫浩論
治本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
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
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何乎

臣人明言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